

● 流金岁月 ● 异乡人

香港亦舒



• 流金岁月 • 异乡人

★ 香港 亦舒

藏书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书

流金岁月·异乡人

香港 亦舒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2}$ ·11 $\frac{1}{8}$ ·231 000

1988年8月第1版

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57-0006-5/I·50

定价：2.70元

目 录

□ 流金岁月	1
□ 异乡人	179

流金岁月

蒋南孙与朱锁锁是中学同学。

两个人都是上海人，都是独生女。

办入学手续那天，南孙只听得身后有一个女声叫：“锁锁，这边，锁锁，这边。”

说的是上海话，听在已把粤语当母语的南孙耳中，好不纳罕，怎么会有人叫“骚骚”呢，忍不住回头望，她看到一张雪白的鹅蛋脸，五官精致，嘴角有一粒痣。

当时十二岁的蒋南孙心中便忖：果然有点风骚。

以后，她便叫她骚骚，这个暱称，一下子在女校传开，朱锁锁开头并不悦意，后来却诚意接纳，连英文名字也弃之不用，就叫骚骚。

沪语软糯，妹妹与锁锁此类叠字用粤音读出，失之重浓，用上海话念来，轻快妩媚，完全是两回事。

两个原籍上海的女孩子，虽然已经不大会说上海话，还是成了好朋友。

锁锁曾经问南孙：“我们会不会闹翻，会不会？倘若会的话，也太叫人不忍心了。”

南孙答：“说不定会的，又怎样呢，一样可以和好如初，吵管吵，不要决绝分崩就是了。”

两个人读《呼啸山庄》，深夜躲在房中流泪。

约齐了去买内衣，邻校男孩子递字条过来，也摊开来传阅。暑假锁锁时常到蒋家度宿。

锁锁姓朱，却不住在朱家，父亲是海员，一年到头，难得出现一次，即使回来，也居无定所，他把锁锁放在舅舅家，一住十年。

舅舅姓区，是广东人，一家人五六个孩子挤在战前旧楼里，待锁锁并不坏，给她睡尾房，她却与表兄弟姐妹谈不拢。

蒋南孙去过那地方，一道狭窄的木楼梯上去，二楼，门一打开，别有洞天，室内不知给岁月抑或烟火，薰得灰黑，但楼面极高，锁锁的房间有只窗，铁枝已被无数只孩子的手摩挲得乌黑发亮，隔一条巷子，对面是面包店的作坊。

窗下的书桌是锁锁做功课兼招呼小朋友的地方，每到下午三点，新鲜面包出炉，香闻十里，南孙爱煞那间小房间的风景，永远忘不了烤面包香。

做面包的伙计只穿内裤操作，使南孙骇笑，男人，对小女孩子来说，是多么古怪而又陌生的动物。

她们剪一样的发型，用一样的书包，心事，却不一样。

锁锁对南孙说：“舅母对我好，是因为父亲付她许多津贴。”

南孙说：“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好，总有原因。”

锁锁说：“你母亲爱你，就没有原因。”

南孙笑，“那是因为我是个听话的女儿。”

锁锁说：“照你这样说，只要有对我好，不必详究

原因?”

“当然，否则你就要求过高，太想不开。”

“我喜欢你的家，与父母同住，正常而幸福。”

南孙不响。

过了足足一年，她才问锁锁，“猜猜为什么我叫南孙。”

锁锁说：“你家的长辈盼望有个男孙。”

是的，蒋氏一家四口，老祖母一直等待男孙出世，南孙的父亲结过两次婚，第一次没有孩子，第二次生下女婴，祖母得到消息，照样叫了牌搭子来搓麻将，一连七天，都有借口，直至南孙母女出院，没去探望过她们。

然后还给了一个这样的名字。

锁锁说：“你母亲的涵养功夫倒是好。”

南孙笑：“在人檐下过，焉得不低头。”

南孙的父亲是二世祖，靠家里生活，这个祖母不比别的祖母，钱的声音最大，老人家一直有尊严。

南孙把事情说出来舒服得多，“你明白了吧。”

锁锁说：“家里面有这样一位生命之源，真正吃不消。”

“毕业之后，我们搬出来住。”

“对，租一间小公寓，两个人住。”

锁锁一直没有提过她的母亲，而南孙也从来不问。

蒋太太倒是很喜欢锁锁，常常说：“长大了，也要象两姐妹一样，知道没有。”

她是一个乐观豁达的女子，很有她自己的一套，生下南孙之后，一直没有再怀孕，婆婆再唠叨，只当没听见。

南孙的祖母在晚年改信基督，家里不准赌博，蒋太太改在外头打牌，天天似上班，朝九晚五，自得其乐。

南孙自小白，快乐是要去找的，很少有天生幸福的人。

蒋太太一直同女儿说：“南孙，早知还是多读几年书自己赚钱的好。”

祖母怨，母亲也怨。

其实她母亲年纪并不大，社会上近四十岁的女性俊彦多的是。

南孙说：“妈妈，你有你的乐趣。”

除出一个长寿而噜苏的婆婆，蒋太太的生活是丰裕单纯的。

这些琐事从来不曾烦着年轻人。

夏季忙着学游水、打球、看电影、买唱片，还有，当然，结交男孩子。

锁锁的出手一直比南孙阔绰，南孙没有固定的零用，凡事都要做伸手派，她向母亲要，妻子向丈夫要，儿子又再向老太太要……很使人气馁的一件事。

但吃用方面，南孙又占着上风，她把锁锁邀请到家中吃饭，而锁锁在外头请她吃奶油栗子蛋糕，作为一种交换。

这样一个小客人在家出入，照说老太太应当有意见，但却从来没说过什么。

因为锁锁长得好？并不见得；老妇才不吃这一套。因为锁锁天生好记性，一本圣经自创世纪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一直骨溜溜背下去，清脆玲珑，一字不差，令老太叹为观止。

她是这样，在蒋家取得通行证的。

学校里，锁锁的功课亦比南孙好。

南孙较为粗心。

她一直说：“无聊得很，一式的题目做十次，第八次不错，第十次也错，我是办大事的人，不拘小节。”

她的大事是替小孩补习，赚取零用。

有些小学生蠢得厉害，南孙说她巴不得切开他们的脑袋，把课本塞进去，再缝好，交差。

两个女孩子在功课上颇有天赋，并不是神童，却不用家长费心，属于逍遥派，大考前夕，例必兵荒马乱，但每次均名列前茅。

升至中四，也考虑到前程问题。

南孙说：“我倘若是男孩，真不必愁，现在看样子，老太太不会继续投资。”

“她会，我教你。”

“怎么样，你有办法？”

锁锁笑，“你把诗篇与箴言都背熟了，每日在她面前念一次。”

“对，老太太一喜欢，就送我去读神学。”

“总比出来做事好。”

“你呢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是，你。”

“已有一年多没见过父亲，上次见他，他说想退休。”

“可以考奖学金。”

“我想出来赚钱，过独立的生活。”

“中学毕业生的收入是颇为可耻的。”

“那么就只好搬到你家来了。”

“你知道你是受欢迎的。”

“可是将来万一闯出名堂来，有你这么一个恩人，不知道怎么报答，倒也心烦。”

两人都笑了。

隔一会儿她说：“真想出去留学。我知道祖母有那个钱。”

“那是她的钱。”

“真的，她爱怎么花就怎么花。”

“或许可以求你父亲。”

“不行，爹说的话，她很不爱听，前年她在他怂恿下买进的股票如今还作废纸压在柜底，她的财产为此不见一大截，不然也不会对我们这么紧。”

锁锁动容，“你们家也有损失？我一直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只知道舅母一直哭，要同舅舅拼命。”

“我也不晓得，只知道赚的时候人人笑，爹房中装了一具没有字盘号码的电话，随时与股票行联络，连祖母都认为是正当投资，客人来吃饭，我做陪客，一顿饭三小时，句句不离股票，烦死人。”

“现在完了。”

“完了。”

“大人有时比小孩子还天真盲目。”

“同学家中，没有不吃亏的。”

“奇怪，每个人都输，谁是赢家？”

南孙笑，“你问我，我又不是经济学家。”

锁锁很有兴趣，“听舅母说，她本来是赚的：一元买进，两元卖出，对本对利，可是股票一直升，于是她又三元买进，四元卖出，赚了之后，回头一望，它还在升，于是她

又六元买进，好，这次直往下跌，跌到一角。”

南孙瞪她一眼，“不知你在说什么。”

“贪婪，她不知何时停止。”

“全城的人都为之疯狂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对，我阿姨要回来了，我介绍给你认识，她是少数清醒的人之一，讲出来的话，很有意思。”

“升学的事——”

“骚骚，明年再说吧。彼得张还有没有电话给你？”

“这一年舅母对我十分小心翼翼，比从前更客气，皆因经济情况大不如前，你瞧，股票崩溃，得益是我。”

“彼得也太会玩了，疯得可怕。”

锁锁也同意，“是，听说他吸麻醉剂。”

南孙沉吟，“那十分过火，你认为呢，这种男孩还是疏远的好，你说是不是。”

锁锁说：“我同意。”

“真可惜，跳得一脚好舞。”

会跳舞的男孩子并不止一个。

南孙从来少不了约会。

穿着校服出去，书包装着走私的跳舞裙及鞋子，在家长开通的同学家中换上，一起出发，玩到十点钟才回家。

从时装杂志学会化妆，南孙始终不敢搽唇膏，年轻的嘴唇特别吸收颜料，很难真正擦掉，叫老祖母看到，麻烦多多。

锁锁则不怕，肆无忌惮地用最流行的玫瑰红，看上去足足象十七岁。

越是家中禁忌的事，越是要做，南孙自己都不明白这

种心理。

就在她阿姨要回来的前一个晚上，南孙半夜睡醒，热得交关，跑到露台去凉一凉，听见父母在悄悄说话。

他们俩很少交谈，除非是为着什么要紧的事。

只听得蒋太太轻声抱怨，“你真爱发神经，她那些钱，你便让她吃利息算了。”

“利息？一年三厘，用来贬值也不够。”

“她不肯听你，白挨骂。”

“六十岁的人了，死攥着钞票不放。”

听到这里，南孙深觉诧异，才六十吗，印象中祖母起码有八十九岁。

隔一会儿她父亲说：“房子会涨价的。”

“她手上有不动产。”

“不是她那些，我同她说时你也听到，有两个大型私人屋村要盖起来了，分期落个头注，到时包赚得笑。”

“地段也太偏僻了，届时没人要，怎么甩手。”

南孙的父亲光火，“连你都不相信我。”

南孙心想：这也怪不得家里上中下三代女人，他确不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人。

“我自己去筹钱。”他负气说。

做妻子的净是叹息。

“我要是有本钱，早就发了财。”

南孙险些笑出声来，这话，连十多岁的她，听了都有无数次了。

她打个呵欠，轻轻走回房间睡觉。

阿姨来了，住在酒店里，南孙带着锁锁去探望她，要

用电话预约，她有吸烟的习惯，一进房，便嗅到一股幽雅香水混合着烟草的特殊气息，女孩子觉得陌生而诡丽，如一千零一夜那样，她们即时倾倒了。

阿姨很客气地招呼她们，把她们当大人，没有比这个更令小女孩感动的了。

南孙阿姨并非美女，但全身发散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，一举一动，与众不同。

南孙告诉锁锁，这些在欧洲住久了的人，是这样的。

锁锁说：“余不敢苟同，许多在欧洲流浪的华人，垃圾而潦倒。”

阿姨听到，微笑说：“他们搞艺术，应该是那样。”

锁锁大胆地问：“请问你做什么呢。”

“我在伦敦西区开了一家店，卖东方小玩意，我是个小生意人。”

南孙飞过去一个眼色，象是说：如何？告诉过你，阿姨不是普通人。

“快要毕业了吧？”

两人不约而同的答：“明年。”

阿姨感喟，“你们这一代，真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，只要依着黄砖路走，很容易到达目的地。”

锁锁问：“绿野仙踪中之黄砖路——难道生活象历险记？”

阿姨说：“刺激得多了。”

锁锁看着她的面孔，猜不到她有几岁，外表不过三十余，但心境却颇为苍老，好不突兀的组合。

“毕业后打算做什么？”

南孙说：“读了预科再说，拖得一年是一年。”说完自己

觉得再聪明没有，先咕咕地笑起来。

锁锁说：“我想赚钱，许许多多的钱。”一脸陶醉的样子。

阿姨幽默地说：“无论做什么，立志要早。”

她们一起吃了顿下午茶，无论锁锁抑或南孙都第一次坐在这样华丽的地方吃点心，人都变得矜持起来。

大堂装饰是法式洛可可，乐师在包厢中拉梵哑铃，四周的落地大镜子反映重重叠叠的水晶灯，桌上银器累累坠，白衣侍者殷勤服侍，来往的客人看上去都似明星。

南孙问阿姨：“这地方贵不贵？”

阿姨想了一想：“时间最宝贵。”

锁锁倒是听懂了，“偶尔来一趟还是可以负担的。”

南孙说：“给你天天来，象办公那样，恐怕也无太大意思。”

阿姨点头，“都说你们这一代，比起我们，不知聪明多少倍。”

南孙看着锁锁笑。

“你们是真正的朋友？”

南孙严肃地点点头。

锁锁问：“你呢，阿姨，你可有朋友？”

“从前有，后来就没有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人长大之后，世情渐渐复杂。”

“我不明白。”

“譬如说，有一件事，我急于要忘记，老朋友却不识相，处处提起，语带挑衅，久而久之，自然会疏远。”

南孙问：“你为何要忘记？”

锁锁：“她为何要提起？”

阿姨笑，“又譬如说，本来是一双好朋友，两个人共争一样东西，总有一人失败，你所得到的，必然是别人失去的，两人便做不成朋友。”

女孩子们不以为然，“可以让一让嘛。”

阿姨的笑意越来越浓，悠然地吸着烟。

锁锁与南孙面面相觑。

“有没有男朋友？”

“他们从不带我们到这种地方来。”

“这是古老地方，你们一定有更好的地方可去。”

“不太坏。”

南孙忽然说：“阿姨，长大了我要象你，到处旅行，走在时代尖端。”

阿姨仰起头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临走之前，她留下卡片给女孩子。

“多么特别的一位女士。”锁锁说。

南孙说：“看她给我什么。”

是一只银制戒指，小巧的两只手交叠在一起，一按机括，手弹跳打开，里面是一颗心，手握着的原来是一颗心。

锁锁欣赏到极点，爱不释手。

南孙看在眼里，“送给你。”

“不，阿姨给你，你留着。”

“你喜欢这种东西，你要好了。”

“不不不，你戴着我看也一样，千万别客气。”

“你看，”南孙说：“我们都不会为争一样东西而伤和气。”

锁锁不语。她心中想，会不会这只戒子还不够重要，会

不会将来总有更重要的出现。

南孙看到锁锁的表情，也明白几分，只是当时她想不出有什么是不可与人分享的。

她说：“锁锁考试时要不要到我处温习？”

锁锁仰起面孔，“要麻烦你的日子多着呢，不忙一时。”

她象是有预感，这句话之后，一连两个月，锁锁做海员的父亲音讯全无，款子也不汇来了。

锁锁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

她同南孙说：“怎么办，我只道人的面孔只有额角鼻子才会出汗，现在我急得连面颊都发汗。”

南孙笑，“你看你，或许有什么事绊住了。”

“唉，这么年轻就要为生活烦恼，真不值得。”

“舅母给你看脸色？”

“没有，她倒不是那样的人，一句没提过。”

南孙动容，“那倒是真要好好报答她。”

锁锁啼笑皆非，“好象你我一出道就荣华富贵，爱怎么报答人都可以，说不定我在打字房内耽一辈子，还得叨人家光。”

南孙抓住她双肩，“你会打字吗，我倒不知道。”

锁锁说：“人家都急死了。”

“不怕不怕，大不了搬来我家住。”

锁锁不语。

区家是住不长的了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

舅母的大儿子中学出来在银行做事，不止表示过一次希望约会她。

锁锁对于这个年轻人并无特殊好感，碍着是表兄，又

住在一层楼里，所以才每天说“早”，“天气不错”，男朋友当中，比表兄优秀的人物不知凡几，她才不会看他。

她曾对南孙说：“父母没有给我什么，一切都要看自己的了，不闯它一闯，岂非白活一场。”

倘若不搬出来，锁锁迟早变成舅母心目中的好媳妇，三年生两个孩子，承继她的位置，在旧楼过一辈子。

“人长大了，只觉自己碍事，床不够长，房不够宽，转身时时撞着胸部，痛得流泪。你看这套校服，去年做的，今年已经嫌窄，还有一个学期毕业，谁舍得缝新的。”

南孙把手搭在她的肩上，“别烦恼，置张大床，租间宽屋，买许多合身的衣服，问题便可解决。”

“你天生乐观，最叫我羡慕。”

“这一点我得母亲的遗传。”

“南孙，别人怎么想不重要，你一定要明白，我急于离开区家，实在不是虚荣的缘故。”

南孙说：“但你那么情急，一受坏人乘虚而入，很容易堕落。”

锁锁反问：“什么叫堕落？”

南孙不假思索，“做坏事。”

“什么是坏事？”

南孙一时说不上来，过了一会儿，她说：“偷，抢，骗。”

“偷什么，抢什么，骗什么？”

“锁锁，你明知故问。”

“我来问你，你若偷姐姐的跳舞裙子穿，算不算坏，我若抢你的男朋友，又算不算坏，我同你故意去骗大人的欢